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木

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元朮侵東

京留守宗澤敗之

金元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基笑

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統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

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郭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
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
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
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
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撟往救之撟至滑衆
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

而死澤聞焉。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復明法科。○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東平府

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後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

淮犯黃州金人取均房青雒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

王淵招降之。○金銀未可取鄭州。○竄內侍邵成章于南

雄州。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邵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悉除名，編管南雄州焉。○金

薩謀魯入襄陽。○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

避地真州，張懋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二月，金

拔离速取唐蔡陳州，穎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

金人取淮寧府，知府向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軍前

通問使。○同知樞密院事務傅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

王榛于真定，五馬山以總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

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金遷河南襄陽，穎昌汝鄭均房唐鄧陳

蔡之民于河北。○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

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夏四月，金兀室

復入河南府翟進復取之兀室聞洛陽為翟進所復率來

敗韓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兀室入西

京進復集鄉兵與金人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

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眾復至以信王榛為河外都元帥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以老疾求去也五月宗澤請重駕還

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宗澤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

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

東河北山若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

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

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

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

河勤敵揚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

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

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

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

弟帝得疏又聞信王榛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時

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異

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洲

景衡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帝念時方用武士人不能

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孰政忠直遇事敢言推許

運司選官即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且命

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殿試仍對策三

道第一甲第一人授左宣教郎第二第三人授左宣義郎

第四第五人授左儒林郎第六人以下並授左文林郎第

二甲並授左從事郎第三甲以下並授左迪功郎學究出

身者授登仕郎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

帝曰取士當務三公豈容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

字文虛中元金國祈請使虛中降于金虛中時甯韶州會

詔求使絕域者虛

中應詔乃復安政殿大學士克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

金人方興兵南伐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

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

時金國初建制度等制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

即受之遂與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刻日大

韓昉俱掌制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刻日大

舉告期于宗澤澤召彥會議彥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

重兵嚴其後而不取擊既至汴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

衛根本本彥遂屯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

滑州之沙店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

不形辭色未嘗失其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

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與

高必大舉盍仗節率兵舉義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澤

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疾澤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

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

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

重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泣涕曰敢不盡力諸

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

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慤

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

謂

謂

許以杜充為東京留守

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

去剽八月作皇帝金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

掠矣

及定命寶尚存至是帝作金寶三

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殿中侍御史馬仲乞罷黃

潛善汪伯彥詔張神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

其疏申御天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多疾待命詔中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

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四

四

趣使上道伸怡然襟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學于程順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

至金會盟金主言以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

昏侯金主言二帝赴上京八月丁丑二帝至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之九月

郭三益卒。金斡里朶斮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初馬

行在受密旨使幾察信王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斡里朶斮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

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金徙二帝于韓州韓州

京東北一千五百餘里。金粘沒喝斡里朶會師圍濮州詔韓世忠等

帥師救之。詔王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

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后如杭州以楊進復叛寇汝洛知河

南府程進敗死楊進復叛眾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程進患

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害賊因乘勝大敗官軍十一月

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吳綱于萬安軍中丞王綱論之也金蒲察

婁室取延安府王庶曲端帥師救之端次于襄樂庶至甘

泉而還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之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金人謀知庶端不協乃

併兵攻瀾延慶調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

冰渡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

會諸路兵進集時端益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終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廷

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接知興元府毛瑛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

延安已陷廢無所歸以兵付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
樂勞軍庶猶以節度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廢問
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會廢上章自効端金以烏野掌
即拘廢其官屬奪其使印廢乃得去還京兆

國史女直初未有文字粘沒喝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其
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復進士舉而韓助輩皆在左

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求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
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烏野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函普以
下至太祖綜

為三卷上之**以趙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開善心計好
詞問天下利

病每有通變採弊之志宣和末為成都轉運判官多所更
革至是陳權茶買馬五害朝廷是之即擢開都大提舉川

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
罷拘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不二

年茶引收息至百七十**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
除萬緡買馬踰二萬匹

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
姚端夜擄其營粘沒喝跌足走壁以身免遂攻城益急

凡三十三日而**金兀朮取開德府相州**○吳玠罷史斌誅
陷粹中死之

之。以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開使。朝享祖宗神主于
壽寧僧寺。祀昊天上帝于園立大赦也始郊知府州折可

求以城降于金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
國賴之故自德康傳子御勳御卿御子

惟正惟昌惟忠惟忠子繼宣繼閔繼祖繼祖兄子克柔克
行克行子可大可適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為國藩衛

至是知晉寧軍徐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
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

三州降之而其**十一月太后至杭州**○**金接懶侵濟南知**
宗族仍仕中朝

府劉豫以城降之捷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捷懶
遣人陷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

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金幹臣及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
姓不從豫繼城納欵

永死之

幹里朶朶遣騎召永謂曰阻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幹里朶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幹里朶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必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顏岐

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

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晏然不以為慮御營司參贊軍

事張俊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潛善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金粘沒喝入嚴慶府

三年金天會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為京西北路招

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

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

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府。金粘沒喝取

徐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沐陽金粘沒喝遂入淮陽次于

泗州平寇將軍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濶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帥大軍迎戰世忠不敢

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盩城衆遂潰

州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太官如杭州。金人至天

長劉光世帥師御示之師潰而還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帥兵阻淮以拒金人金騎兵掩

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光世奔還

鎮江府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粘沒喝入天長軍帝南渡江入于

長軍壬子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

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

等從行曰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

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見帝于鎮江揚州居民爭門而出

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

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癸丑金游騎至瓜

洲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甫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

誤事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

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縊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

畫已無所及自是失諸將心

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

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士爭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

數里回望城中煙燭天陵為帝如杭州以呂頤浩愈書

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樞密院事守鎮江帝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

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江以趨姑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浩為江

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控扼江口

又以揚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是夕發鎮江次呂

城鎮甲寅次常州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吳江縣命朱勝

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馬禮部侍郎張浚副之留王淵守

平江已未次秀州庚申次崇德縣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

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

張俊以兵八千人守吳江

金人自秦州劉俊民如金師詔錄用張

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妻室取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死之走擒之使之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論

訓導錢如瑱校正

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帝至杭州赦王戌駐蹕杭州

行宮乙丑降德音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金人焚揚州而去戊辰金兵焚揚州士民皆死存者才數千人庚午金兵引去黃潛善

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

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對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

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故論者或未減其罪云葉夢

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金人既去頤浩遣將陳彥渡江

復揚州以王庶知京兆府曲端知延安府。三月以朱

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淵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

淵免進呈書押本院文字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

江府。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僉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

侍康履等奉皇季魏國公奩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帝

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靈寺大赦改元明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於

王室以王淵驟得君超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

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監珪特

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疾之會內侍臨浙

觀潮供帳遮道苗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

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其必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癸未劉光世為殿前

通鑑紀事本末

訓導錢如真校正

侯淵退朝即粹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彦手斬淵即與
 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允無鬚者
 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
 專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
 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百官皆從軍校王元大呼曰聖
 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
 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爾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
 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
 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
 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澤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傳兵
 不退淵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
 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
 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命吳
 甚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

望并捕澤斬之編管監珪于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
 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
 帝命朱勝非繼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垂策同聽政及
 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策同聽政及
 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
 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
 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即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
 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
 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
 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
 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
 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
 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
 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固請太后曉譬百端傳
 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
 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
 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
 于皇子而請太后垂策同聽政事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激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王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評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注黃在位事已復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相事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刃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書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豈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柔吉昔燕中名人嘗獻策滅燕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蓋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勝非又謂王世脩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時往來道軍中情乃擢世脩工部侍郎張浚呂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福福傳等乃止

願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顯寧寺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

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鼎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願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勿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願浩得浚書乃留楊惟忠屯江寧以安人心且命控扼江上以防苗傅等挾帝渡江會有旨召願浩赴院供職願浩上書言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辨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

以正議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輔約浚至抗張浚命張俊分
 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
 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
 回人情震懼不可以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陽城
 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
 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
 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
 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
 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
 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
 以軍法從事眾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
 前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
 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
 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傅曰
 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
 之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迂世忠速其勤王梁氏
 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
 為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枕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

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
 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
 扼臨平丞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
 練副使鄒州安置馮轡謂朱勝非曰主上受淵聖詔為兵
 馬大元帥嗣聖宜易稱皇太姪同太后垂簾聽政大元帥
 征伐于外最為得策召百官赴睿聖宮議稱帝為皇太弟
 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諫議大夫鄭
 鼓與監察御史王庭秀上疏言睿聖皇帝承正統已二年
 一旦尊為太上皇於理猶順今乃欲降為臣稽之於古無
 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且二十日內而降二天子自
 古未之有也力爭之乃止顯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逐之
 浚以夫計顯浩曰顯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
 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
 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
 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顯浩浚總
 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
 重事張俊劉光世發平江丙午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昉

鄭毅並同僉書樞密院事是日浚順浩發平江上疏乞建
炎皇帝還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
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邠張守作百官
章及太后手詔而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帥百官朝于睿
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
傳黨張達曰趙氏
安而苗氏危矣 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東諸郡。

金捷懶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界舊河以南俾

子麟知濟南府捷懶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初金

屯兵衝要以鎮撫之徐知州王復死之節虞族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

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
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夏四月帝復位尊

東奔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

為副使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

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

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順浩浚至杭州誅賊逆黨

有差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順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

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古負山阻水為陣中流

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

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

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

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
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所賜鐵券擁精
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聞中
辛亥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
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
一日嬰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

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偁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與

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

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

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

同位俱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穀僉

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

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元

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樞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

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

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太后覺

其不便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治省事至是從呂頤浩之

言三省始合為一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

劉光世追苗傅劉正彥韓世忠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

從之帝立魏國公重為皇太子。盜薛應龍言。金

婁室取鄜坊州。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安路宣

撫使置使便宜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

詔以浚為宣撫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畜

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樞府于秦

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

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帝

至江寧府居于神霄宮改江寧為建康府。張浚如高郵薛慶

降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親往招之入慶壘從者不滿百慶感其恩意遂降因留浚三日以邀賞傳者謂浚被執

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

執之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

至雲中粘沒喝追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

官南歸恨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

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罪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

校曰此真忠臣也同止劔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

猶編也韓世忠獲劉正彥于浦城苗傅于建陽歸于行在所

世忠自衢信追討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

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

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

人詹標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于行在帝手書忠勇二

字揭旗翟興誅楊進楊進居鳴臯山此與與子琮帥鄉兵

以賜之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

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謝罪求去

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

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負外郎趙鼎上疏曰

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

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

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

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

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

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垂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

自蓋負補卷十四

訓導錢如瑱校正

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若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者萬無是理也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以過失歸

臣下遂罷植金人取磁州。秋七月苗傅劉正彥伏誅遂

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澂于衡州

詔以苗劉之

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路金捷懶取淮萊州。皇太

子專卒元蓋曰鄭穀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殿書樞

密院事。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

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

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

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

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干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

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

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

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

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任

圍城中附金迫二帝比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

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沒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

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

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張浚定幸武

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餉難乃變前論會滕康張

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

定都

馬

崔縱如金不屈死之通問二帝也縱至金首以大義

窮荒縱不少

詔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

屈竟死于金

訓導錢如填校正

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淞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滕

康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

萬人以衛過落星寺舟覆宮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

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假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

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細錢穀以為什一之

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

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

月李邴罷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使

王庶罷以王似代之

庶至京兆會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且傳檄諸路會

期伐金金人詭道陷丹州延盜劉文舜陷舒州。杜時亮安事聞乃罷庶而以似代之

如金師

時金人將渡江而南朝廷聞之遣時亮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誤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

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又命呂頤浩以書遺劉豫俾面陳此意

閏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

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

康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

守太平池州

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

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臣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

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充守建康王瓌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臨安府。帝發建康如臨安自張浚次于襄陽

招兵分屯襄郢唐鄧。金人取密州。九月丙午朔日有

食之。金人取單州興仁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之。

以周望為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謀報金人治舟

浙詔韓世忠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寅上疏曰陛下親

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

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

略無軒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

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曰罷和議而脩戰略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

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

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書以張守同劄書

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州。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之

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以張邵為金國軍前通問使

徙光世于江州以屏蔽之。金人囚之。邵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

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具書言天未厭宋而金

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何也撻

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柞山砦

金人取沂曹州。高麗請脩貢劄梁許。冬十月金曼宿取永興軍鞏州。

盜鄺瓊圍光州。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

帝至臨安七日

李成陷滁州

張浚治兵

于興元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又以曲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

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截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

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

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樸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

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

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

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

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舊錢引才二百五十萬

開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萬人不厭其多宣撫司一日獲

偽引三十萬盜五千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一死開曰相君

誤矣使引偽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黥其小徒使治幣是

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起五十人之死也以稱善從之

開後大變鹽法印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而買賣與茶法

同時浚荷重寄旬擣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

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

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策金當海入壽春府黃州

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光世帥師走南康金入江州光世

州曰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

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自信州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

州十一月金兀朮入廬和州無為軍。張浚出行關陝出

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

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

當海入洪吉撫袁州臨江軍滕康劉珪聞金師至奉太后

洪州走丁巳金人陷臨江戊午陷孫悟如金師致書請

洪州撫袁二州降之丁卯陷吉州孫悟如金師致書請

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勅督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盜

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觀。帝還浙西

以御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

平江。以范宗尹參知政事。以趙鼎為御史中丞。

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

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

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

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

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建康府守宗經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於杜且無制敵之方及兀術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

統制岳飛泣諫請規師充不從兀術遂棄充無備由馬家

道率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術至建康守臣陳邦光

戶部尚書李稅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之嚴刻欲

乘其敗以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術遣人說之

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稅邦

光率官屬逐金師拜兀術千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

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術使人

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

人父之帝如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

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桑

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金兀術入臨安府遣

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孫于海。

兀術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

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

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誠棄城走兀術聞帝在明

訓導錢如墳校正

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舡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并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區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皇太后至慶州金人追之急從衛癸巳帝舟次于昌國縣皇太后至慶州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慶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慶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開縱火肆掠三日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揚惟忠部將胡岳飛敗金人于廣交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將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

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俊使

楊沂中帥師迎戰于高橋敗之

戊戌阿里蒲盧渾入越州
 李鄴降之遂趨明州敗宋兵于東關濟曹娥江壬寅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寶與戰而敗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若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金人屠洪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閉關自守

州○周望及金大臭戰于秀州敗績

戊戌
 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次于昌國縣金阿里蒲盧渾

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

民甲辰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乙巳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兀朮庚戌阿里蒲盧渾復攻明州兀朮引師會之張俊懼帥其師趨台州劉

通鑑綱目卷十四
 土一
 訓導錢如增校正

洪道亦道已未金師入城屠其民

金阿里蒲盧漢罷帝舟于章安張公裕

敗之帝遂如温州泊于港口

金人乘勝破定海縣聞帝在章安鎮以舟師追之提領海

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辛酉帝發章安如温州甲子泊港口

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

仙死之

初金人得陝州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

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至

陝州軍實增埤濬隘益為戰守備遣邵興復號州金將烏

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悉兵大至彥仙又大

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

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

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

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

原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

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

婁室奇其才秀唱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

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滕康劉玘免。金以韓企先

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企先遼中書令知古九世孫世為

異之曰朕常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企二月

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鄴

瓊降于劉光世。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以虞璠李

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入潭州屠其城。金兀朮

自明州還浙西遂入秀州 兀朮還臨安縱火焚掠以鞞

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金

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 自是四京鼎沸

盜鍾相自稱楚王。赦 以金兵退故也李成陷舒州。金人至平

稟城遁兀术入城縱兵焚掠死者甚眾城中殆空 鍾相陷澧州。孔彥舟詣傅粲

降。張浚帥師入援。三月金兀术入常州鎮江府。使

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

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承奉迎以懌朕朝夕孔

彥舟獲鍾相歸于行在誅之其黨楊大復聚眾于龍陽。

軍賊戚方陷廣德軍方江淮軍校也夏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

人退復還秦川。帝還越州金師退帝將西還召群臣議

駐呂頤浩曰將來宜以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臣謂若

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韓世忠大敗

金兀术于江中兀术走建康據懶遣師救之兀术復入于

江世忠敗績兀术遂濟江次于六合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趨平江世

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三月金師至江上世忠先

以八千人屯於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

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

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

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

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

護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

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
 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
 兀木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楚賴自濰州遣李奎
 太一引兵來接兀木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
 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
 下豫以鐵線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
 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絕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
 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
 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
 木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
 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闖人王姓者
 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葉俟風息則出
 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篙蓬則
 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
 割其額以祭天四月丙申天霽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
 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綆兀木令
 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綆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
 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木

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
 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

浩免 物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

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頤浩請帝幸浙西
 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

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
 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

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
 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

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
 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金當

海自荆門北去牛臯 敗之于宋村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
 木北還亦自荆門引

兵而去留守司統制牛臯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
 潛軍邀擊敗之于宋村

兼御營使 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 兀木既
 濟江金

人在建康者焚掠執李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

政事趙鼎僉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趙立

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彦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處之

時京畿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

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

眾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

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九人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興

河南府汝唐州立楚泗州連水軍位除濠州霖和州無為

軍成舒鄆州朔光黃州彦先海州淮陽軍慶高郵天長軍

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六月周望有罪

連州安置。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

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以陳規解替程昌禹陳求道范

之才馮長寧為鎮撫使規德安人復州漢陽軍

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之才金明公安軍昌禹歸澧州

均房州長寧淮寧順昌府蔡州。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

大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

大使。以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俊。

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兀朮自六合趨陝西張浚

兵萃于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且欲出兵分道由

同州鄜延以擣其虛乃遣秦鳳副總管吳玠帥師復永興

軍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以為援。僉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

秋七月以孔彥舟為辰沅靖州安撫使。張浚使呂世存

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

鶻里跋路洪皓自雲中密

角正監... 編... 十一日 十五

遣人奏書以挑黎粟麵等獻二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

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詔諸將討賊方飛與戰數十合方窮乃降于張俊後還

言飛可用乃以為通泰鎮撫知秦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

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八月以謝克家參

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外因遍問所過守臣治狀

入居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

復求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端

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

欲併王夔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至渭州察之彬至

渭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

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

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

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

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以白浚浚不以為然及金人大

擾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而自將屯宜祿玠敗端

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亦謂玠

前軍已敗故不得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玠由是

怨端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

仲為襄陽鄧隨郢州鎮撫使。必汜冲直史館重脩神宗

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

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

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

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

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

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大名府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

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兀

術渡江北還乃議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寶賂撻懶而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

未之許其腹心大同府尹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

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邦昌死後有河南之役

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

耶元帥盍不早建言而使思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

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

次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主用立張邦昌故事

以舊河為界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

為大齊皇帝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其詔有

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使介

惟使省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

禮九月戊申豫即位都大各府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張孝

總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

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汝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

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

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野聞之凡偽仕

于豫而其家屬在東桑仲昭均房州金撻懶侵楚州鎮

撫使趙立死之

立天性忠義知人善戰見敵如仇自金人犯中國能與之抗者立為之首故能以區

區之衆為江淮障至是登城為飛砲碎首左右金婁室取

馳救之立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言絕而死

延安府保安軍。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

于富平敗績浚退保秦州浚聞兀術將至檄召熙河劉錫

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

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

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與洋以固根

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
 功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
 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
 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
 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錫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
 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
 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敵乘勝而進
 關陝大震浚時駐師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
 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命諸軍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
 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終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金撻懶入楚州淮

陽鎮撫使李彥先救之敗死。冬十月秦檜還自金師從

二帝至燕金主以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伐
 以為參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
 丁撰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
 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處孫傅等同被拘
 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讖
 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
 屬安得與妻帑偕惟若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
 群疑力薦其忠及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呈帝帝
 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
 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
 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
 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

附于劉豫。十一月趙鼎罷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以

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范宗尹欲

廷帝曰且與一事金幹里及朶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

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

州時所在盜賊蠶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
 號三十萬知金州王彥故仲將也仲以中饋請於彥曰仲
 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門立為先鋒
 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
 公方有事關陝苦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
 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
 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旗一麾士殊死戰仲敗走彥休
 士進擊追奔至白沙磧遂復房州

守和尚原

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
 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

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
 欲入寇父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
 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
 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至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
 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在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

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
 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
 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
 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
 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
 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
 去十二月金幹里朶取熙州○金源郡王婁室卒○建

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嘗歎知縣不得其
 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

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村
 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
 一保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
 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
 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
 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
 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
 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
 悉免

通鑑續編卷第十四

